

创作谈

别把现实写小了

□袁克平



电视剧《小城大事》剧照

这几年,我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不动心,不接戏。我自认是个多血质、易冲动的编剧。一旦被什么人和事触动,情感便会轻易盖过理性,天真、斗志连同编剧技巧都会一并高涨。这种性格让我的每一次创作都像一场冒险,收获的教训远多于经验。因此,当制片人找到我,希望我为浙江龙港写一部剧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拒绝。

他们口中的龙港,标签光鲜亮丽:中国最年轻的城市、浙江最富裕的小镇、全国第一的印刷与礼品之都。这些辉煌的描述,在我听来,反而构成了一种创作上的疏离感。直到他们抛出了一个让我无法拒绝的事实:“龙港,是当地农民自己集资修建的,不要国家一分钱投资。”

这句话如同一道闪电,瞬间击中了我。一座由农民亲手从滩涂上建造起来的城市,它的故事肌理、人物呼吸、命运走向,必然与那些由国家规划、拨款修建的城市截然不同。那里的人和事,一定充满了最原始、最生猛的生命力。我预感到,这会是一个不一般的戏。一种创作的冲动,或者说是“心动”,让我最终接下了这个项目。

为了捕捉这股生命力,我火速读完报告文学《中国农民城》,并启程前往龙港。然而,命运似乎总爱和我开玩笑。戏还没开写,就因种种原因,计划被暂时打断,心头的火热也随之冷却了大半。就在我颓丧之际,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书记前来探望。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行动矫健如年轻人,我从这位老者身上感受到一个充满闯劲与活力的时代。

随后的采访证实了我的预感。我像一块海绵,疯狂吸收着这座城市的一切。龙港的女性尤其让我震撼。一位女老板用吴侬软语,轻描淡写地讲述着她的人生起落。这哪里是故事,分明就是传奇。这些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人们,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敢想敢干的基因。带着满腔的热情和满脑子的素材,我回到北京,迅速完成了故事大纲和前五集剧本。可当我信心满满地交出剧本时,却被质疑没能展现出当时农民生活的艰苦——比如,兄弟共穿一条裤子,全家含泪吃野菜团子。这样的质疑让我陷入了巨大的矛盾。我笔下的龙港,脱胎于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涌现上千个“万元户”的温州苍南。那种符号化的、符合刻板印象的农村艰苦生活场景,并非我所追求的真实。我坚持的,是我在龙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鲜活现实——那里的真实不是贫穷,而是压抑不住的致富渴望;不是麻木,而是冲破一切束缚的生命活力。

我写《小城大事》最强烈的感受,是“别把现实写小了”。我们常听到一句很响亮的口号:写大时代、写小人物。可落到笔头上时,小人物很容易被写得“苦难化”“脸谱化”。尤其像《小城大事》这种由真实事件改编的剧,一旦为了“好看”去硬塞苦大仇深,观众会立刻觉得你在编,因为那会儿的人们虽然有生活的不易,但艰难里自带有一种乐观与昂扬,一种更务实的活法——能挣钱,敢闯,也敢丢脸。最终,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小城大事》,讲述的就是一群平凡又不平凡的基层干部与普通群众,如何在滩涂之上,凭借自己的智慧、勇气和汗水,建起一座新城的故事。

我将龙港农民集资造城的核心事件,转化为剧中的一个“月海城”项目。开篇即是冲突:县里要造城,却“一分钱没有”,干部们需要自谋生路。这奠定了整个故事“人民创造历史”的基调。我更将采风时感受到的龙港人的核心竞争力,倾注在两位主角身上。女主角李秋萍,代表了理性和规则的力量。她是从县委办下来的秘书,带着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和对规则的尊重。她画出的城市规划图是月海镇未来的蓝图,代表着科学与远见。但她绝非空谈者,她的理想是充分落地的。比如,建议集中办公提高效率,用录像的方式让居民们亲眼看到自身在卫生习惯上的问题,从而激发改变的自觉。她坚持整治环境卫生,发现印刷厂用工超标后坚持原则要停工,这些都源于那个时代真实的困境,即高速发展与规则的滞后之间的矛盾。与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男主角郑德诚。他的原型是原龙港镇委书记陈定模。他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干部。他会在祠堂里对着乡亲们拍胸脯,也会在县委领导面前耍点小聪明。他身上有股“野”劲,不是一个完美的英雄,他有缺点,太莽撞,但他真心为民,敢于担当。

剧中的李秋萍与郑德诚,从最初的理念不合、激烈争吵,到后来的彼此理解、携手共进,他们的磨合过程,实际上也是那个时代两种发展动力的缩影。李秋萍带来的规划图、卫生整治、制度建设,代表了城市走向现代文明所必需的“秩序”;而郑德诚的“卖地”筹款、突破用工限制、为个体户奔走拉订单,则代表了打破旧有桎梏、激发民间活力的“闯劲”。他们缺一不可。他们从争吵到携手,正是月海城从一片滩涂走向现代化城市的缩影。

影视剧是个集体艺术,从成片来看,导演打碎了原本的叙事结构,加入了更多的喜剧元素,给了一些配角更多色彩与空间。回望《小城大事》的创作历程,从最初因一个细节而“动心”,到采访中被无数鲜活故事所“震撼”,再到创作中为“真实”而坚持,我感到伟大的变革往往就发生在充满烟火气的日常冲突与解决之中。我尽力用一个具体、生动的细节,去构建那个火热年代的真实图景。我们不是一夕致富,更不是轻而易举就拥有了今天的繁荣。我们的富足生活,是一代人一步一个脚印,用敢闯敢试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实干,从无到有、聚沙成塔,硬生生“闯”出来的。我想要通过剧本呈现的,正是我们这个伟大国家真实的来时路——正是无数月海居民的努力,一座座小城才能拔地而起,他们完成的,是民族兴旺和国家建设这件大事,而这,也是我创作的初衷和根基。

(作者系电视剧《小城大事》总编剧)



微短剧

跳出“浅层娱乐” 构建精品生态

□杨明品 高媛媛

磐安的“蓝色隧道”,到东阳的古村落,打卡者络绎不绝。微短剧成为文旅领域高效引流利器,持续推动受众从“心向往之”到“以身赴之”的消费转化,为线下文旅消费与实体产业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再有如《十八岁太奶奶驾到,重整家族荣耀》将剧情场景与品牌直播深度绑定,构建“剧情即场景、场景即货架”的微短剧直播融合模式,创造出亮眼的消费转化成绩。2025年,以微短剧为传播枢纽的跨界联动远不止于创作模式的创新,更标志着行业市场思维的迭代升级,其叙事能力已从满足个体精神愉悦延伸至激活产业生态、赋能社会发展的层面。

AIGC技术成为2025年微短剧产业生态拓展的核心引擎。AI技术赋能重新定义了“谁能创作”与“何以创作”,让微短剧从内容生产到产业发展实现多维突破。AIGC技术推动创作平权,显著降低了制作门槛,使“一人一部剧”逐渐成为现实,叙事主体更加多元的



向下扎根,书写巷陌人间,强化多样化供给,满足百姓个性化需求

2025年,微短剧创作加速回归现实叙事,涵养创作元气。一批标杆作品将镜头对准巷陌人间,为普通百姓立传,在浓郁“烟火气”中传递正能量,聚焦职场众生相的《朝阳似我》《大妈的世界3:大妈闯职场》,描摹川渝市井家庭温情的《家里家外》,在北京城根勾勒中西交融与代际碰撞的《钟鼓楼前》等作品均以细腻叙事铺陈“人间百味”,让观众在快节奏叙事中仍能细细感受人情冷暖。这些成功实践证明,唯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跳脱出一己悲欢,观照普通人的内心世界,才能真正得到百姓的欢迎。

这一年,微短剧创作不仅深耕现实叙事,更精准对接市场多元需求,持续拓宽题材边界,各类题材与风格全面开花。年代叙事赛道,《狮城山海》以南洋华人奋斗传奇承载家国情怀,成为年代传奇的标杆之作;科幻赛道勇于突破想象边界,《我在月球当包工头》《太阳坠落之时》《灵山奇缘:少年来补天》等作品解锁了未来叙事新可能;古装赛道迎来品质与品类双升级,既诞生《冒姓琅琊》这样深挖古代史实的“知识型爽剧”,也涌现《墨韵新生》《今人不见古时月》等考据严谨、质感在线的优质作品。2025年,微短剧多元题材同向发力、多点突破,充分满足了人民群众个性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拥抱市场,微短剧产业生态不断拓展,产业发展释放持续动能

2025年,微短剧行业用实践回答着一个现实课题:微短剧应该如何挣脱短暂流量的掣肘,实现更长久、更精彩、更广阔的发展?一个清晰的共识是:靠随机“赌爆款”的模式终究难以长久,微短剧要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建立在良性生态的基础上。

这一年,“微短剧+”与“+微短剧”形成协同发展格局。行业不仅产出大批精品内容,更以精准赋能持续激活文旅商等产业,完成从内容创作到产业联动的重大跨越。“跟着微短剧去旅行”成为行业热词。《去桃花盛开的地方》《豫章旧梦》《宋朝来的小贵人》《明日之约》等作品斩获亮眼数据的同时,深度撬动取景地文旅流量。现象级微短剧《盛夏芬德拉》更带火取景地,从金华

同时,内容表达边界也被拓宽。《美猴王》《坐标》等作品依托AIGC完成高效制作,意味着强视效题材已不再是微短剧的“制作雷区”。

在AI技术支撑下,微短剧与动漫融合催生漫改剧,成为产业发展的另一强劲增长点。一方面,AI驱动了漫改剧的快速成长,其动画形式有效规避了AI在真人表现上的局限,实现产能大幅提升;另一方面,漫改剧在玄幻、科幻等题材上发力,成功激活了以往被忽视的“男频”用户市场,进一步拓宽了产业赛道。整体来看,以AI为代表的技术赋能,正推动微短剧行业向更具包容性、更高想象力的阶段演进,为构建可持续的内容生态提供了底层技术支撑。

2025年,微短剧出海成为扩大行业生态发展空间的重要方向。行业正在从“作品出海”向“产业出海”升级。当前,国内许多地区正不断推动微短剧产业基地与园区建设,为微短剧出海聚合力量、提供系统性支撑。许多平台与企业也开始注重海外生态的长期培育,从内容制作、多语言运营到精准营销等多维度逐步完善产业链。在内容方面,创作者一边通过贴近目标市场的本土化创作,让微短剧真正被接纳、被喜欢;一边把国内精品剧集通过译制带出国门,让更多观众了解中国

台的过于集中导致热门平台的市场话语权过大,平台类型和商业模式不够丰富,占绝大多数的中小制作企业没有议价能力,亏损面大,可持续发展能力弱;与此同时,微短剧基地遍地开花,政策、人才和资源竞争趋于白热化,缺乏整合与协同,布局的小而散现象突出。这些当然是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有的可能是“成长中的烦恼”,但应该引起业内的高度重视,因势利导,强化治理和创新激励,推动形成更健康、可持续的繁荣发展局面。

总体而言,2025年的微短剧正从“野蛮生长”迈入“精品化”与“生态化”并行的关键转型期,未来的核心竞争力终究要落在“好内容”与“好生态”的双重构建上。这既需要政策层面提供清晰稳定的引导,也离不开行业内部形成“良币驱逐劣币”的自律机制。而回归根本,叙事能力与内容品质始终是微短剧安身立命的基石。创作者要始终坚守“内容为王”的创作初心,行业要持续构建健康共赢的生态,才能让微短剧超越一般文化消费品的范畴,成为真正触动人心的审美载体。

(作者杨明品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理论评论专委会副会长,高媛媛系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大湾区文化传播研究基地专家)

都市情感题材创作要从“小我”中见“大我”

本报讯 1月13日,由中国电视艺委会主办的电视剧《骄阳似我》研讨会在京举行。该剧改编自顾漫同名小说,讲述了因意外无法继续从医的林屿森,与性格开朗、积极向上的聂曦光在误会化解中逐渐相知相爱的故事,展现了年轻人在校园、职场与人生中克服困难、迎难而上的成长历程。

《骄阳似我》艺术总监、总制片人杨晓培表示,剧集结合当下年轻人对都市情感题材的期待,最大程度保留原著精髓,守护好原作中双向治愈、共同成长的内核,引发观众对美好与希望的探讨。

专家观摩研讨电影《翠湖》

本报讯 1月11日,由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主办,中国电影基金会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承办的电影《翠湖》专家观摩研讨会在京举行。

影片讲述了家住昆明翠湖畔的老先生谢树文在伴侣离世后,试图开启新恋情却遭遇女儿们反对,在调和三代人家庭矛盾的过程中,收获温暖与喜乐的故事。导演卢钊坦言,《翠湖》的创作源于对故乡变迁与家庭情感的长期观察,旨在记录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人们的情感状态

与精神世界。

与会专家认为,该片聚焦代际理解、家庭修复与情感和解,以大爱无言的中国式表达传递家庭温情,影像风格真实、质朴,赏心悦目,让人共情。该片在生活美学外表下蕴含强大的戏剧张力,主创通过长镜头与空镜头的诗意调度,呈现出“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东方美学特质。影片用克制的镜头语言勾勒出三代人的情感世界,具有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与质感。据悉,该片将于1月24日全国公映。